



■ 谷爱凌



■ 苏翊鸣



□ 刘少昂

米兰风雪 砺锋芒

中国冰雪军团能否书写新的境外传奇?

米兰圣西罗奥林匹克体育场的灯光即将穿透阿尔卑斯山的冬雾,还有不到一个月,2026米兰-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战鼓即将敲响。四年前北京冬奥会,中国军团9金4银2铜的辉煌仍在耳畔回响,如今中国冰雪队伍正厉兵秣马,即将带着“境外参赛新突破”的目标踏上征程。褪去东道主光环,中国军团能否在异国风雪中书写新的传奇?

冰上项目 稳字为先

短道速滑队伍依然是中国军团最受期待的冲金力量。中国队已锁定10个全额参赛名额。以孙龙、刘少昂、林孝埭为核心的男队,与公俐、张楚桐、王欣然领衔的女队阵容,仍具备冲击奖牌的底气。其中男子接力是最大冲金点,男队中短距离项目也具备与世界强队一较高下的实力。目前队伍正在加紧补短板、磨配合,1月底将奔赴米兰适应场地,向奖牌发起最后冲刺。

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则面临“保牌争金”的处境。速滑队在哈尔滨亚冬会上狂揽11金,宁忠岩、高亭宇等名将保持着竞争力,但整体实力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差距,能在米兰赛场上领奖台便是突破。

花样滑冰拿满冬奥会的所有参赛席位。其中,广东选手戴大卫为中国队早早锁定男单席位,女单、双人滑和冰舞三个单项的参赛资格则由张瑞阳、张嘉轩黄一航以及王诗玥/柳鑫宇通过资格赛争得。

隋文静/韩聪 这对冬奥冠军组

合的复出尤为不易,也为队伍注入了强心剂。阔别赛场三年,两人于本赛季重启征程——隋文静曾两次摔断肋骨,独自训练近一年,身体机能恢复面临诸多困难;韩聪为重返巅峰减重20斤,回归训练首日便胳膊受伤,至今仍受水肿困扰。即便体能恢复能力不如从前,他们仍在复出首秀花滑中国杯上斩获铜牌,随后在全国锦标赛上以总分237.57分夺冠。与金博洋等老将一同归来的他们,虽暂无绝对冲金把握,但每一次带着伤病的跳跃与旋转,每一次对节目细节的打磨,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。

女子冰壶队早早锁定入场券,男队惊险搭上末班车。在欧美强队主导的格局下,中国队若能延续世锦赛上敢打敢拼的斗志,或许能实现奖牌突破。

雪上项目 明星领衔

北京冬奥会,中国雪上项目以5金3银打破“冰强雪弱”的传统,米兰周期,这份优势依然持续。女子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项目,中国队名将众多,北京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仍旧具备统治力,加上世锦赛银牌得主李方慧、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张可欣,形成“多点冲金、集团领奖”的局势,这枚金牌几乎是中国军团的“囊中之物”。

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的“老中青”三代组合值得期待。第五次征战冬奥的徐梦桃宝刀未老,齐广璞状态稳定,孔凡钰伤愈复出,加上李天马等新秀异军突起,中国队在男女个人及混合团体项目上均处于世界第一集团。尽管项目偶然性强,但这支“空中技巧天团”若能稳定发挥,有望斩获多枚奖牌,甚至冲击金牌。

单板滑雪赛场,苏翊鸣的目标直指卫冕。这位创造“背靠背1980”吉尼斯世界

纪录的名将,在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上仍处于世界顶尖水平,加上葛春宇等新生力量崛起,中国队已形成集团优势。对于苏翊鸣来说,不仅要面对强手竞争,还需适应国际雪联可能的评分倾向变化,陌生场地和雪况也将是冲金路上的考验。女子方面,刘梦婷、杨如意在大跳台项目具备夺牌潜力,而谷爱凌是否参赛、参加哪些项目的悬念,也为雪上项目的金牌争夺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。

年轻的钢架雪车队带来新的期待。闫文港在北京冬奥会实现历史突破,本赛季殷正斩获两枚国际赛事铜牌,还在米兰冬奥会场地创下赛道纪录,这支队伍正向着奖牌发起冲击,可能成为中国雪上项目新的增长点。

冲金展望 佳绩可期

回顾中国冬奥军团的征战史,2022年北京冬奥会9金创下历史最佳,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5金则是境外参赛的巅峰。如今,中国军团的整体实力与上一届基本持平,冲金主力多数是经验丰富的老将,但年龄增长和失去东道主优势,让复刻9金的辉煌变得极具挑战。

本届冬奥会分散式的赛区布局、长达5小时的单程通勤,对运动员的体能和状态都是考验;加拿大、美国、韩国等队伍的强势崛起,也让竞争愈发激烈。但正如冬运中心相关负责人所言:“中国冰雪健儿将以为国争光的志气和勇气,在米兰赛场上全力以赴。”

2月6日,冬奥会大幕开启,中国军团将在116个小项中逐一登场,向着“境外参赛最佳战绩”的目标发起冲击,最终会带来哪些惊喜,将在赛场上——揭晓。

本报记者 陶邢莹

文化娱乐现象述评

40集剧集,11天播完,古装奇幻电视剧《逍遥》以一种近乎“清库存”的排播速度匆匆落幕,本周收官。在2025年古偶剧普遍“高开低走”的背景下,作为一部汇集了谭松韵、侯明昊、汪铎等青年演员的作品,《逍遥》这种“甚至来不及发酵口碑”的播出方式,折射出当下仙侠剧在创新与套路之间挣扎的缩影。

回顾《逍遥》开播,其面临的舆论环境并不乐观。对于观众而言,该剧高光片段的短视频宣发显得“老调重弹”,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赵丽颖的客串吸引了众多路人观众。

剧中的“大婚之日”,谭松韵饰演的宁安公主一剑穿心刺杀侯明昊饰演的夫婿红烨,让人联想到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中锦觅刺杀旭凤的经典桥段。在如今这个“黄金三秒”定生死的时代,这种同质化开局,第一时间便劝退了不少观众。

随着剧情推进,不少坚持下来的观众惊喜地发现,《逍遥》并非一部简单的复制粘贴之作。剧集试图在陈旧的“三生三世”框架下,引入莫比乌斯环式的时间结构来寻求破局:故事的开始即是第三世,身为妖王的红烨

40集《逍遥》11天草草下线

古偶剧成功在皮更在骨

带着第二世的刻骨记忆,而身为凡人的肖瑶却记忆全无。这种全知视角与盲盒视角的碰撞,为剧集带来强烈的情感张力。随着肖瑶恢复第二世作为人族公主宁安的记忆,又在穷麒、奥狼、藤蛇三位万年大妖的助力下,逆转时空回到万年前开启第一世——这种层层剥茧、首尾相扣的叙事结构,为日渐僵化的仙侠剧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题思路。

遗憾的是,这种充满野心的叙事架构未能得到完美的执行。剧集后半程逻辑漏洞频出,成为该剧口碑未能逆风翻盘的关键。



角色的行为动机时常断层。例如,张小婉饰演的肖瑶挚友大丽突然倒戈显得突兀生硬。汪铎饰演的斩妖师秉烛,在经历了一路“人妖均有善恶”的观念洗礼后,黑化逻辑依然单薄——不仅战力崩坏般地斩杀三只万年大妖并吸收妖心,其“归隐赎罪”的结局更像是为了强行收尾而作出的妥协。

大结局中,男主红烨自我封印守护天下,独留肖瑶逆转时空回到原点。部分观众试图从红烨细微的表情层次中解读出“带着记忆重逢”的圆满结局,但从叙事逻辑来看,所有

的时空闭环题材都指向一个残酷的真理:回到过去往往无法改变既定的结局。如果肖瑶真的如观众所愿,带着记忆沉溺于过去的幻想中,那么这种自欺欺人的圆满,反而是消解了角色应当具备的洒脱与成长。这种为了迎合市场求甜心理而留下的模糊结尾,实际上削弱了悲剧美学本应具有感染力。

纵观全剧,《逍遥》拥有一流的特效水准与演员在线的演技,谭松韵与侯明昊的对手戏不乏高光时刻。穷麒、奥狼、藤蛇三位大妖的塑造,鲜活立体,成为全剧意难平。然而,编剧一方面塑造了极具观众缘的角色,另一方面却以近乎草率的方式让他们“下线”,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对观众情感的一种消耗。

繁花落尽,终是一梦。谭松韵的少年侠气、侯明昊的深情眼眸,以及汪铎那令人唏嘘的疯魔,都随着这11天的“倍速播放”消散在风中。这部剧最令人遗憾的,或许不是那个强行圆满的结局,而是再华丽的特效与再精湛的演技,如果缺乏严谨的逻辑闭环与扎实的人物弧光作为支撑,终究只是一场“逍遥”幻梦。展望2026年的待播片单,观众期待古偶剧不仅有“皮相”的精美,更有“骨相”的坚实。

本报记者 赵玥